上街建区的“前奏曲”

文/泥思彦

谈到五八年建区,年轻人就会惊叹:啊!漫漫六十年了啊!而那些建区的“元老”级人物,开头总是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地叙说自己当年的亲历亲为,结尾却往往是嘻嘻一笑:好快,真是弹指一挥间。

若是把上街区六十年的建设,比作是一台气势恢宏的交响乐的话,那在它的前头还有一支极为重要,历时八年的“前奏曲”呢。

那是一九五零年的一天,在当时的省会开封,省委书记吴芝圃和牛佩琮,热情接待了从北京来的两位河南籍的地质学家。一位是荥阳人张伯声,一位是南阳人冯景兰。省委领导,对两位教授心系故乡,愿为河南的建设贡献力量的崇高精神,深表赞许和感谢。

两位科学家自洛阳下火车,没作片刻休息,便立即向东南进发。他们一路上吃着小米干饭,坐着叫做“二牛抬杠”的木轱辘牛车,后来又换骑当地驮煤的小毛驴,再后来就靠他们“量天尺”般的双脚艰难跋涉了。他们沿着嵩山北麓,风餐露宿,攀山越岭,一直走到了三万万六千万年前的石炭纪地层。

当地群众看到这两个穿戴不俗的城里人,揹着硕大的帆布包,拿着兼做手杖的长把小锤子,从早到晚,爬悬崖,下深谷,不停地敲敲打打,便立即引起了高度注意。因时值解放初期,豫西剿匪尚未结束,肃反、镇反正在进行,所以群众的敌情观念极强,于是,对他们运用各种地质专业技术进行普查找矿,就误认为是敌特人员在观察地形、搜集情报。

也有些乡间的老先生提醒人们:据说在前朝曾来过南蛮子盗宝。南蛮子有“慧眼”,眼力能“穿地三尺”,任何深藏地下的宝物都会被他们洗劫一空。会不会是南蛮子又卷土重来?可后来,听他们操的是河南口音,也就慢慢释然了。

在山上干活的一名妇女,耐不住心里的疑惑,就叫她的小孩前去探问。

小孩回来如实报告:“我对他们说,俺娘叫我来问,你们是来寻宝贝吗?他们停下锤子,对我笑起来。那个高个子说,寻宝贝?是啊,小朋友,我们是在寻宝贝呢。我问,你们寻啥宝贝呀?那个瘦个子,笑着看了我一会,就对我说:小朋友,回去告诉你娘,就说我们寻的宝贝是飞机。我说,俺这里来过飞机,可没掉下来过,你们寻不到的。他就指着山上说:小朋友,我们已寻到了很多很多飞机。你看,那山上堆的全是飞机呀!

那位说山上堆的全是飞机的人,正是在我国被誉为“冯氏三杰”之一的冯景兰。既是科学家,也是诗人。

他们就这样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大型铝土矿。为上街区的诞生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当地群众知道自己脚下的石头竟能炼铝造飞机,自然是天大的喜事。两位地质学家还乘兴南下,发现了平顶山大煤田。

由于两位科学家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,他们被选为我国第一届人大代表;由于他们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,著作等身。各自创立了被世界地学界公认的学说和学派,并被广泛应用,因而,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上,被选为学部委员——这是祖国给予科学家的终身荣誉。

又是一位荥阳人,年轻的地质学家潘毅昌。他从前辈手里接过地质普查资料,以总工程师的身份,带领四一七勘探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极其艰苦的地质勘探。在巩县、荥阳方圆几百里的区域内,竖立起高大的钻探机钢架,钢架上披挂着坚如盔甲的厚厚的帆布,昼夜不停地轰鸣着向地层深部钻去。放眼远望,钻探机就像万里长城上的一座座碉楼、烽火台,蜿蜒曲折的布满山腰和岭脊。

潘总和他的团队,众志成城,不惧酷夏赤日炎炎,隆冬寒风猎猎,抱定为国家为人民高度负责的决心,加密钻探网点,矢志叩开亿万年前封闭的地层大门,使地层的纵横剖面和岩芯的化学成分,力求立体的、真实的表现出矿床的赋存状态,精确的计算出矿石的储量,以及矿石品位的变化规律。为矿山建设和开采,提供了依据,创造了条件。

随着矿山地质勘探报告的陆续提交,这支前奏曲虽然接近了尾声,而它却被演奏的更加有力,更加昂扬。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,周恩来总理依据河南铝矿资源丰富和优越的地理位置,亲笔批准中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——河南铝业公司立项建设,就像一声战斗的集结号,各路建设大军,立即从全国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入上街。那前所未有的人山人海的建设场面,煞是激动人心。

一九五八年,在一处工地的庆“七、一”壁报专刊里,有一首描写上街夜景的长诗,开头是:

天上星,地上星,
地上更比天上明!
一段银河五十里,
自天直落郑州西。

从上街的厂区至小关的矿区,以正在建设的五十里的铁路专用线相连。夜来灯火辉煌,既似银河,又胜似银河!八月五日,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为确保我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的顺利建设和生产,不失时机的发文批准正式设立郑州市上街区行政建制。这台气势恢宏的交响乐,自此便动大地,震云天的演奏起来了。

在我的乡下,院子里有片小小的菜园地,面积不大。每年母亲都会种上丝瓜。

丝瓜是乡下的菜蔬里,常见的蔬菜。家家户户的庭院菜园里,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姿,翠叶叠叠,挤挤挨挨,在夏日里,给烟火市井的平民生活平添了几许诗意,几份情调,餐桌上添了一道可口的菜蔬。

丝瓜生长极快,用几根竹秆搭个简易的丝瓜架,细嫩的丝瓜藤便扭动着纤细的身躯,一路向前,一路蔓延,行云流水般生长着,错落有致而又毫无章法。宋代诗人杜汝能的咏《丝瓜》诗:“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翡翠雕刻的枝藤和叶蔓玉臂勾引,缠缠绕绕,硕大肥厚的叶子,亲热得不留一点儿空隙,浑然天成了一张绿意的凉棚,遮挡了阳光,撒下一片如水的清凉。

丝瓜藤蔓爬满架子时,丝瓜开花了。几场南风氤氲,绿色的藤蔓上,金黄色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竞相开放,摄人心魄的明黄,五瓣儿,沾着花粉,花蕊黄得透明,极具秀雅之气。起初是三五朵,很快变成几十朵,开得恣意,开得率性,开得如火如荼,金灿灿的,镶嵌在深绿色的叶片中,于清晨的阳光下格外神采飞扬。在微风吹拂中舞蹈,在蜂缠蝶恋中欢笑,浓郁的芳香醇酒般弥漫了小院村庄。过不了多少时日,丝瓜花就悄悄凋零了。还未等花儿掉落,丝瓜已经细胳膊细腿地悄悄生长了。每朵黄花后面,都顶着一条绿色的小瓜,半遮半掩之间,美不可言,青青的、嫩嫩的,让人顿生怜爱之意。几天工夫,丝瓜藤上挂满了长长短短,或弯或直的丝瓜。长长丰满的丝瓜垂落于绿叶中,像一个个袅娜的少女,活力四射,此时,黄花如珠散落,丝瓜垂满瓜藤,蜂蝶飞舞其间,让人悠然陶醉。搬把竹椅,坐于丝瓜架的绿荫下,或喝茶读书,或与家人闲谈,清风悠悠,绿波荡漾,一条条碧如翡翠的丝瓜缀着明艳照人的黄花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在风中摇来晃去地荡着,眼前为之一亮,心也清了。

乡下人种丝瓜,并不是为了赏个景的,那不过是一道菜而已。丝瓜性凉味甘,清淡可口,不论素烹、荤炒,都色泽翠绿,鲜嫩爽口。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会说:去,赶紧去园子里摘几个丝瓜来。丝瓜好入菜,去皮洗净、切片,打两个鸡蛋,放点菜籽油,就是一碗香喷喷的丝瓜汤。有时为了换口味,母亲会把丝瓜与红辣椒一起爆炒,红、绿交相辉映着,未尝其味,色已夺人,那鲜美的滋味让人难忘。我喜欢喝丝瓜汤,最易做也最得其风味,起锅后盛在洁白碗里,那带着光泽的丝瓜清淡滑柔,晶莹剔透,犹如一枚枚精致的碧玉,黄灿灿的鸡蛋,浅淡之间,娉婷袅袅,那独有的清醇的香味在喉舌与唇齿间久久萦绕,挥之不去。丝瓜的绚烂和静美构成夏日乡间的一帧独特景致,点亮朴素的生活。

青青丝瓜满院香,条条丝瓜垂挂在架上,香在流年,香在心间。乡间的丝瓜,只需一捧土、几瓢水便恣情攀爬,火爆开花、慷慨挂果,滋润着恬淡的乡村生活。“几回拍遍竹篱笆,小院处处挂丝瓜。”那一个个鲜嫩欲滴的精灵,给人一种清淡雅致的美,喂养着我们和村庄一起丰满起来,成了市井平民的最爱。

绿茵意蕴

文/鲁庸兴

人生如球赛,足球和人生有很多可以类比的,绿茵场就是一个小型的人生舞台。君不见自从你降生到这个世界,就如同裁判吹响了比赛金哨,一场球赛旋即展开,你的人生舞台就是这片绿茵场。

踢球的追求目标是把皮球送进网底,人生的追求目标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。首先,你要球入网窝,到达胜利的彼岸,就得付出艰辛的努力,盘带、过人、突破反射门,这中间得心神合一,尽情尽力。不要在乎球最终是否洞穿对方大门,只要你做好这个过程,人们一样为你叫好。球场风云瞬息万变,机会随时可能出现。问题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,你能不能够及时抓住?麻木的思维和行动力的缺乏,只能让机会白白错过。高明的球员,他不仅能抓住机会,还能主动创造机会。

其次,你应明白,人是社会的人,球也是众人的球。脚下过于粘球,不讲传接配合,个人英雄主义,那么,你必败无疑。与人踢球,你要和大家同心同德,群策群力。八方共域,异姓一家,这球才能踢好。足球讲究配合,11个平庸的球员通过高效的配合可以战胜拥有球星但缺乏团结的球队。一个人能否在这个高度竞争化的社会立足,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和素质,更取决于团队协作精神。

再次,你要知道,球赛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,既是战争自然会有胜负。绿茵场上,你奋力拼杀,时而鱼跃冲顶,狮子甩头,时而过关斩将,单刀赴宴,可“炮弹”不是打偏,就是被门将扑出,花开花落,成果未见,教练难免要你“下岗”。足球场上的攻守是一种辩证关系,你的进攻能力再强,能进再多的球都没用,因为你的大门总会被人家攻破,糟糕的防守会让你前功尽弃,输得一塌糊涂。人生也如此,不仅要进攻,也要时刻做好防守,战胜贪婪的欲望。

冠军只能有一个,但没有哪支球队能永远保持不败。我们往往看到的是穷途末路,却忘了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取、不断创新、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。

人生就是一场球赛,球赛就是浓缩了的人生。

建党颂

诗/任随平

你从1921走来,嘉兴南湖的游船
带着华夏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
扬帆起航

97年的风雨历程
一路艰辛,向着繁荣富强的蓝图
凯歌前行

今日,神州大地歌声嘹亮
彩旗飘飘。我们联袂起舞
这是党的诞辰
亦是华夏儿女盛大的节日

看风帆鼓动
祖国盛装峥嵘
听鼓点强劲
人民盛世安康

党旗颂

诗/任随平

这是太阳的光芒
照耀广袤穹苍的色彩
这是历史的笔墨
抒写伟大华章的巨幅

镰刀,收获着民族复兴的丰硕
锤子,锻造着祖国繁荣的璀璨

人民举起你
就举起了团结奋进的力量
祖国举起你
就举起了时代前行的航向

昨天的昨天
我们以你为荣,走出历史的灿烂
明天的明天
我们慷慨激昂,走进绚烂的辉煌

入党宣誓时

诗/蔡同伟

凝望着鲜红的党旗
我把握紧的拳头虔诚举起
声声纯情的誓词
激昂着我的情绪

此时此地
党史的呼啸涛声
在我的脑海奔腾不息
镰刀与铁锤的神圣光芒
把我的灵魂沐浴
想到自己从此将成为人类
历史上
最伟大组织的一分子

我似乎猛然圣洁高尚
幸福和自豪化为泪滴
而我更感到使命的沉重
一团热水在心中燃起—

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
让生命的琴弦弹奏出壮美
的旋律……

呵,我已有30年党龄了
当初入党宣誓时那炽热的
激动
至今仍温热着我的心
奔涌在我的血脉里

并凝成一种动力
激励我努力实现人生的价
值……

笛声清凉夏夜长

文/宫凤华

闲暇展卷,常常感喟老树一幅画中的文字:抱花路过小巷,忽听有人弄琴。驻足听了一会儿,流水漫过此心。

月光浸润的夏夜,我性喜徜徉在朴素绵延的乡野小道上。四野蛙声如潮,盈盈灌耳,内心弥漫丰盈的喜悦和清欢。

月儿,静静地悬挂在老槐树的枝丫间,如盘似碾,似少女光洁的面额。月光,清纯活泼,澄净素美,不愠不火,夜空柔波流转,大地寂静无声。清辉匝地,再现“庭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”的美妙意境。

一路信步,迎着皎洁的月光。蟋蟀和金铃子激情洋溢地演奏着《田园交响曲》。卤汀河轻吟着永恒而年轻的歌,泛动着清冽的波光,宛如一首舒缓的小夜曲、一杯刚刚斟满的玉液琼浆。

伫立桥上,极目远眺,苍茫的天底下是一片银箔的世界。畦畦稻田在酣梦中发出香甜的呓语。河面波光粼粼,像一条素洁的缎带延伸至天边。儿时的我曾在这条河中游泳嬉戏过。她也曾给我带来几多欣慰和遐想。

轻风扬起,笛声随着月光纷披。笛声忽而优雅,忽而轻快,忽而庄严,忽而流畅,有时它又构成了声音的图画,宛如一阵风,吹进我的心田。笛在江南,是一位婉约而清逸的诗意女子,炊烟柳絮,轻愁淡伤,化为唇齿间的浅唱与低吟;笛在塞北,是一位粗犷而深情的威武壮士,长风城阙,凄凉悲壮,融入了深邃忧伤的眼睛。

那优雅的笛声徐徐送来,时断时续,时高时低,把人带进

《牧民新歌》迷人的境界里,把人带进《姑苏行》流畅愉悦的旋律里。幽幽笛声,贴着河面徐徐飘来,清纯,空旷,似晚风穿越松林,似端庄少妇妆楼口望,拂得人内心清凉,唯美忧伤。

不知道那远方迷蒙夜色中的吹笛人是谁,但我从笛声中分明感受到弄笛人娴稔的技巧、乐观的心态、雅致的情趣。听着笛声,让人忘了惆怅,灵魂被洗濯一遍,空灵、宁静,无所欲求。

这样的夜晚,置身于诗化般的境界,哪有余地去承载生命的挫折和烦忧呢?在这样宁谧美好的月夜,聆听清新动听的笛声,那是人生的一种怎样的快慰啊!皎洁的月色和清凉的笛声,对现代人来说是否已是一种奢侈?真是“一般清意味,料得少人知”。只有柔软的心才能体味。

人们都蜗居在家里,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惬意。却少却了清风明月、芰荷菰蒲的濡染,更别说能聆听到这班德瑞一样天籁的笛音,这从唐诗宋词里飘出来的穿透心灵的笛音。要学会亲近自然,感恩眼前的清风明月,与林木为友,活一场瘦骨的清姿;与幽山为友,活一场仰止的傲态;与光阴为友,活一场风雅的人生。

月亮升高了,她在广阔的天地间舒展着动人的姿态。月光朗洁,每一粒光亮里都凝结着诗与画。我原路返回,披着月之衣,裹着月之凉,让如水的月光滤去沾满心扉的尘滓,让心儿盛开成一朵圣洁的睡莲。

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。”因了这静,一颗心也变得澄澈、轻盈。人生的幸福和快慰有时是在不经意间获得的,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悲悯之心,去聆听,去凝望,生活总会馈赠给我们阳光和鲜花。让生活弥漫着闲适的清芬,流淌着平和的诗意。把细碎而庸常的生活过成一支清亮的竹笛吧,用感恩和善良吹奏出婉转悠扬的笛声。

小小说

摘耳环

文/李广明

耄耋老太到公安派出所办身份证。办证先照相片,摄影师发现老太太耳朵上闪闪发光的耳环说:“老太太,身份证照片是不能带耳环的,需要去掉的!”

“我自己不会摘!”老太太说。

“我来帮你摘掉吧!”在一边观看的一位年轻的女民警边说边向老太太走去。

“不行,不行,这幅耳环我戴了几十年了,摘掉戴上都是俺那老头子,从来没有让第二个人代劳,这是我俩美好情感的象征啊!”老太太说话的时候情绪十分紧张,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,好像生怕别人要夺她的耳环似的。

女民警十分惊讶,几乎往后退了几步。心想:真让人羡慕,一对耄耋老人,还有如此亲密的感情。多幸福的一对老鸳鸯啊!连这么平凡的小事情里,也渗透着她俩的浓浓的深情!

老太太从衣袋里掏出手机,很快就拨通了:“老头子!快来呀,我在十字路派出所办证照相,人家不叫带耳环,快来给我摘耳环那!”

听到手机里传出瓮声瓮气“啊”了几声。进来的是一老一少的祖孙俩。老人也是满头白发,他戴上老花镜。站在老伴儿身旁,弯下腰去,十分认真地摘老板的耳环。这动作里,包含了那难以描述的亲密的爱情。

老太太更是神情自诺,嘴角露出甜蜜的微笑。仿佛就是依偎在老伴儿的怀里,感受到老头子的温暖一样。

“老头子,你忘了没有?你第一次给我带这幅耳环,还是在乡政府结婚登记的时候。咱俩领了结婚证,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给我戴上这幅耳环。遮羞死人了,我的脸像一块大红布。你说这是祖传的,全家做之前的物件儿。……”耄耋老太布满皱纹的脸上,泛起微微的潮红,她俩都进入了幸福的回忆。

批准机关 河南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发行范围 本区 地址 郑州市上街区新建东街16号(自来水公司四楼) 郑州市柯美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(0371)64605845